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这就是纽约>>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这就是纽约>>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8976

10位ISBN编号：7532748979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E · B · 怀特

页数：201

译者：贾辉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内容概要

《这就是纽约：E·B·怀特随笔(新版)》作者E·B·怀特（1899—1985）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的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
怀特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关爱，他的道德与他的文章一样山高水长。
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之外，他还为孩子写了三本书：《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同样成为儿童与成人共同喜爱的文学经典。
《纽约时报》为怀特逝世发表的讣告中称“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E·B·怀特随笔”由作者本人选定，囊括了这位最伟大的随笔作家那些最伟大的随笔，中文版分为两卷出版，名曰：《这就是纽约》与《重游缅湖》。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前言鸣谢农场告别四十八街回家春天的报告一头猪的死亡飓风之眼浣熊之树元月纪事雪冬辩驳鹅大地东部通讯床上伙伴煤炯沉降量和放射性坠尘统一城市未来的世界这就是纽约

# <<这就是纽约>>

## 章节摘录

农场　　告别四十八街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忙着打发这问公寓里的东西，试图说服那些杂七杂八的死物儿散去，别来烦我。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惊讶的是，一个人聚敛的俗世家当，竟然迟迟不肯重新回到俗世中去。
九月里，我始终希望，某个早晨，就像施了魔法，所有的书啦、画儿啦、唱片啦、椅子啦、床啦、窗帘啦、灯啦、瓷器啦、玻璃制品啦、器皿啦、纪念品啦，一概从我身边消失，如同大潮退去，留下我静静伫立在海岸边。
此事并未发生。
妻子和我，日复一日，埋头归置，留的留，抛的抛，交给搬家公司的东西，也都得包装好。
但公寓统共有六个房间，里面能装的杂物儿，一点不比航空母舰少。
你可以作些精简，但要想彻底清理，确实需要点智慧，而且耐力超人。
在此期间的某个上午，有一位旧书商上门，买走了几百本书，说起他兄弟的死讯，“癌症”一词在起居室炸响，像是他的悲哀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
他满载归去后，屋里的书仿佛一点没有减少，烦恼却增加了。
每天早晨，我离家上班时。
手中都会携带些东西出门，扔在三大道街角市政硕大的垃圾筐中，我的理论是，从扔做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妻子是战略家，她懂得更多，开始悄悄地调动一切力量，以便最终扫荡这些杂物。
你可以花费千百个早晨，带了东西，扔在街角，但家里仍然是满当当。
你很难赶得上滚滚而来的收藏的速度。
家就像一座装了单向闸门的水库：允许流人，却阻止流出。
东西没日没夜地收进来——顺畅、隐秘、不知不觉。
我于收藏并不热衷，但收藏东西，不一定是因为你想要收藏。
商品和摆设会自己找上门来，即使你戒备森严，也挡不住它们。
图书和玩物邮递到家。
节庆纪念，有礼品馈赠。
退伍军人送圆珠笔。
银行送笔记簿。
如果你碰巧是位作家，读者会送来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随便什么东西。
曾经有人送我一段木片，上面有山狸的齿痕。
有人死了，留下了一些难以毁弃的念想儿，虽是涓滴之微，也能鼓荡家中的大潮。
流人不绝如缕，却少了相应的流出。
通常情况下，家中丢弃的，只有废纸和垃圾，其他的一切，都留存下来，潜伏在什么地方。
近来，我们不住公寓了，我们在一家旅馆宿营，早上返回公寓，继续手中的工作。
我们每人有一身工作服。
妻子着棉布套裙，我改穿深蓝色热带休闲裤和球鞋。
随后，我们全力以赴，没完没了地忙。
在清理杂物的日子里，各种问题接踵而来。
丢掉一把椅子，自然随便是谁，想做都能做到，但是，好比说，对纪念品，又当如何处理？
纪念品无异于水蛭。
纸质的纪念品，例如中学或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要你有胆量划根火柴，就能化为灰烬，但铜质的呢，不仅无法销毁，简直想扔掉都不可能，因为E面通常镌刻了你的尊姓大名，人们想必不愿随手丢弃他的美名，就算恶名，也舍不得丢。
它可能落到好事者手中。
当然，对纪念品的处置，各有各的招数。

我曾在爱德华·R·默罗的电视节目“面对面”中看到，有些家庭，单有一间“纪念室”，供某位有收藏癖的人物堆积他的藏品，如此一来，只要他想徜徉其中，便可沉浸在回味悠长的辉煌中。
倘若不嫌弃往昔的成功已经走味儿，这当然不错，但如果有人不喜欢这股味道，那么，到需要清理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几个星期之前，我坐在那里，呆呆地盯着一块奖饰，它闯入我的生活，大体上是某个公司狂热的促销宣传的结果。
这是胡桃木上的一个铜质饰物，重得足以给划艇做锚使，但我不需要锚来固定划艇，上面又刻了我的名字。
亏了我能摆弄改锥，最终撬下了上面的名牌；我把名牌搁好，拎了余下的残骸来到有垃圾筐候着的街角。
这番辛苦，实在胜过了为获奖付出的心血。
另一日，我发现我坐在沙发上，一边是给山狸啮过的木片，一边是我在一次大学典礼中戴过的荣誉学位帽。
此时此刻，我最需要的，其实是一只山狸，能吞了这顶学位帽。
这顶方帽，我再不会戴它，但我性格软弱，又不忍丢弃，我毫不怀疑，它将终身伴随我．不会带来温暖和欢乐，只会割据我本来不大的空间。
清理进行到一半，凌乱的房间里还堆满了虏获物，我生出了一个绝妙的念头：我们不妨关闭公寓，听任所有东西发霉，我们去缅冈州的弗莱堡集市，在那里，可以坐在牛圩的帐篷下．看看别人如何打发东西。
当然，倘若有人想避免聚敛，集市就是个危险的场所，其实，我来是为买下一头白脸小母牛，显然还怀了小牛一一不难证明，此物之累赘，并不亚于给山狸啮过的术片。
弗莱堡是妻子的祖上住过的地方，位于萨科河谷，西望群山，天气看来会很不错。
农业协会的《优质产品名录》提示，“各项活动，遇雨顺延至第一个晴天”。
我宁可在牛圩上找个前排座位，也不想在歌剧院与一个包厢。
因此，我们收拾行装出了城，有意超越弗莱堡一百七十五英里，只为在现在的家中睡上一晚。
我们逛弗莱堡集市的那天，正是新一代造月者发射第一颗小月亮的日子。
我若预先知道在这个嗜欲多多的时代，有颗人造卫星将要加入我的世界，我没准会留在纽约，闷头生气，不会来集市上游逛，不过，懵懵懂懂中，我得以快活一天，观看快步马绕场环游——这种古已有之的人间景象不知陶醉了多少人。
我们看了赛牛、赛猪、拍卖牛犊；我们在自家外观俗艳的一九四九年老爷车的后座上用午餐，车就停在耕地上；随后，我在海福特牛拍卖场给自己找了个前排座位，脚下满是刨花，听拍卖师狄克·默里先是巧舌如簧，随后一锤定音，连带欣赏牛的眼白中流露的狂野神情。
那天早晨，秋日的阴霾像铺了一层灰毡，但天空很快就放了晴。
没人听说苏联的人造月亮。
转轮旋动，挽车飞奔，棉花糖点染孩子们的面孔，斑斓的霜叶点染层林和山丘。
一组扬声器给人人事事蒙上爱情的旋律，轻飏的微风给人人事事蒙上尘灰。
次日上午，在波特兰的拉法耶特饭店，我下楼用早餐，看见梅·克雷格庄重地盯着一张餐桌，默里先生，那位拍卖师，兴奋莫名地盯着另一张。
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人造月亮。
一个国家的国产天体，如果有什么确切含义的话，在上午的那一刻，我还无法领悟。
但我很高兴，我在西牛津农业协会第一百零七届年展上，度过了穷苍法自然的最后一天。
仰望天空，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能比费里斯转轮更有趣。
不过，这都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
这天下午，我坐在凌乱的房间里，周遭是各种纸盒和包裹，装满了打发不掉的收藏，不免心情抑郁。
我向四十八街望过去，街上每十位行人，都有一位是我熟悉的。
百无聊赖地观赏了十几年的街头景象，我大体是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拼凑了一个我能信得过的人物班底。

他们无名无姓，每日在我的剧本——热闹非常的活剧中跑龙套。
我会怀念他们每个人，他们和他们的爱犬。
而且，我想，我还会怀念屋后的花园——椋鸟粗厉的噪声，夏夜里喷泉的鸣溅，猫，蔓藤，天空，垂柳。
春天和秋天的候鸟——小巧、胆怯的鸟儿，飞来喝上一口水，栖息两个星期。
过去三十年来，我在纽约曾有八个蜗舍，八个栖身之地——四个在格林尼治村，一个在默里山，三个在龟湾。
纽约人往往会搬来搬去，追求房间和景物的最佳布局，依财力、心意和需要的变化而改换住宅。
在他告别的每一处地方，照我看来，都会丢下一些要紧的东西，随后又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了新的生活，恍如蜕壳的龙虾，一时间变得柔软，但也不免脆弱起来。
　　回家　　感恩节头一天，我开了一整日车，黄昏时分，返回家中，在起居室点起了炉火。
白桦段木熊熊燃烧。
大约三分钟之后，烟囱也不示弱，自己就燃烧起来。
对此事态发展，我是后知后觉者。
我心满意足地坐在摇椅上，享受奔波一日后的懈怠，恍惚觉得听到了在烟囱中营巢的雨燕一声低沉、震颤的哀号，我们住在这所房子里，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
随后我意识到，一年的这个季节，本不该有鸟儿在烟囱里栖居，抬头望望烟道，事情再清楚不过，这所房子住了二十二年之后，终于着火了。
　　烟囱着火，此事并没让我过分吃惊或沮丧，过去十年来，大大小小的麻烦不断纠缠我，各种打击没日没夜，随时都会降临到我头上，我已经学会了在随便什么时候应付随便什么事情。
我例行公事，打电话给消防队，拨通了一个号码，那是我预先大字写在电话柜搁板边沿上的，这样，没有眼镜，我也能照读不误。
（我们这儿是把电话放在柜里的，就像对待一只还没驯养好的小狗一样。
无论如何，在缅因的这个乡间小社区，拨号系统很不得人心，在我看来，应当把整个新英格兰电话和电报公司塞到柜子里，是它强制我们拨号，断了我们与可爱的接线生的缘分，那些接线生，通常清楚每个人身在何处，遇到一切事情，比如烟囱着火，都知道该如何处理。
）　　我的拨叫立即有人接听，但我随即又挂上电话，因为我发现，火势盛极而衰，似乎渐渐熄灭了，于是我又拨打回去，取消这趟差事，但被告知，消防队总须来看看。
在乡下，大事小事，都能找点乐子，火焰冷却，算不上个理由，能打消了消防队员的热情。
不大一会儿，闹闹嚷嚷的消防车，闪了炫目的红灯，欢天喜地驶入我家的车道，起居室顿时挤满了我那些救火的朋友。
队长是我的理发师，我自然高兴见到他。
他还领来一位强壮的同伙，前不久刚爬上我的屋顶，安装新的木制滴水槽，准备好了排水和迎接烟囱的第一束火星，所以，我很高兴见到这位。
还有第三位吞火魔术师，据我的推断，熟人碰面，人人都很欢喜，我们轮流很内行地拨弄了一通烟囱，随后，消防队离去了。
我在美国的一号公路上曾无数次驱车一整天，最后返回家中，奇怪的是，这回却是最开心的一回了。
　　伯纳德·德沃托去世前不久，在《哈泼斯杂志》的专栏中，对缅因州沿海地区品头论足，使用了一些粗俗的字眼儿，惹得当地居民大为光火。
德沃托先生提到“贫民窟”，还提到“霓虹灯”等等。
他说，进入缅因州的公路，直至巴克斯港，沿途一片狼藉，一路走来，随处人满为患，挤满了路旁快餐店、流动餐车、纪念品摊位、恶俗的游乐场，还有简陋的饭铺。
某日，我在用午餐时，想起了这番指责，试图就我熟悉的这条路线，勾勒出我自己的简陋印象，毕竟，我才刚刚走过一遭儿。
我坐在餐桌前，正嚼一角甜馅饼，外面开始下雪了。
最初，阴云之下，雪糁飘洒，几乎难以察觉，但很快雪势浓重，自东北方向长驱直入。
我望见它卷上车道，洒向石墙，给花坛裹上银装，覆盖犁过的农田，又漂白了灰暗的冻塘，我知道，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基特利逶迤而来，人们的种种乖舛，都已给悄没声地涂抹干净，产业殿堂的线条渐趋柔和，一号公路戴上了美而不费的清冷光环，只可惜德沃托生前未能亲眼看到。

## 编辑推荐

“ E.B.怀特随笔 ”由作者本人选定，囊括了这位最伟大的随笔作家最重要的随笔作品，中文版分为两卷出版，第一卷名曰：《这就是纽约》。
其中《这就是纽约》系怀特最为知名的随笔作品之一，1948年，《假日》杂志上全文刊登了这篇散文，此后不久，又出了单行本。
2001年，经历了9.11之后的美国人再度翻开了这本书，发现五十三年前他们根本没有读懂这些铅灰色的预言：“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
这座城市，在它漫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
只须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数百万人化为灰烬。
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
”　　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 · B · 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